

木犁 ■ 主编：袁良骏  
阒国虬  
■ 顾问：任继愈

【木犁书系◎风雨文丛】

陈孝全

# 细读与随想

——陈孝全学术随笔自选集

福建教育出版社

【木犁书系◎风雨文丛】

■——陈孝全学术随笔自选集■

陈孝全学术随笔自选集

陈孝全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0年6月·福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细读与随想：陈孝全学术随笔自选集/陈孝全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6  
(木犁书系·风雨文丛)  
ISBN 7-5334-3030-1

I. 细… II. 陈…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②陈孝全-文集 IV.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9941 号

## 木犁书系

总策划 阙国虬 黄旭

---

风雨文丛 主编 袁良骏 阙国虬

### 细读与随想

——陈孝全学术随笔自选集

作者 陈孝全

---

丛书责编 黄旭 孙汉生

本册责编 陈鹰平

封面装帧 林小平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社长兼总编辑 阙国虬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印刷 福州晚报印刷厂  
(福州西洋路 4 号 邮编 350005)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36 千

插页 4

版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300

书号 ISBN 7-5334-3030-1/Z·85

定价 21.6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木犁书系”缘起

20世纪是风云际会的岁月。共和国历经五十年风风雨雨，走到了世纪的交汇点。中国新文化更是步履维艰，行行重行行，辛苦探索近百年；中西的撞击，古今的流变，还有战争和革命的淬炼，无不带着撕裂的阵痛，而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深深的辙痕。

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蓦然回首风雨来时路，审视一行行曲曲折折的辙痕，望前路仍是沟沟坎坎，我们想起了木犁——这简易、笨拙而又凝重、厚实的农器，在我们的祖先歌哭其中的黄河两岸、长江流域荆棘丛生的广袤荒原上，犁出了一片片文明的处女地，从新石器时代以迄即将告别的世纪，中华文明的每一节进步，都饱含着一犁泥土的芬芳。

在这世界局势并不平静的世纪之交，我们尤其怀念木犁，怀念我们的先贤孔子师徒那段精彩的对话——孔子让诸弟子各言其志，颜回对曰：“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为农器，放牛马于源藪，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基于这样美好的愿望，我们把正在编辑出版的几套命意相关的文丛合称为“木犁书系”。“木犁书系”首批推出的文丛有：

“野草文丛”，是一批活跃于当下文坛的杂文作家和鲁迅研究学者以读书札记、文化随笔的方式，对现今文化现象进行鲁迅式的审视和反思。

“风雨文丛”，是一批德高望重，极有影响的前辈学者（以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学术随笔自选集，或是对现当代文坛的风风雨雨作些梳理和反思，以鉴往知来；或是对作家、作品的评点；或是对文风、学风的思考；或是治学感怀。

“我思文丛”，选择45岁左右的最有实力的中青年人文学者90年代以来的优秀学术文章，集中展示其学术思想进路，可以预示下世纪中国学术的走向。

“苜蓿文丛”（苜蓿，旧时用来指称教馆的清苦生活），是一批教育学者心灵的散步，昭示的是源自教育使命感的闪电般发人深思的一击，有对中国现代教育命运的关注，有生命化了的教育实践的记录。教育工作者要么埋头于教学，要么潜心于专著，而此套关于教育的随笔却别开生面，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教育工作者的一份生命气蕴。

我们荣幸地邀请到当今文坛、教育界、学术界一批卓有建树的人士如邵燕祥、严家炎、吴小如、谢冕、钱理群、袁良骏、王富仁、顾明远、叶澜、黄克剑、赵汀阳、陈嘉映等先生加入了我们的耕耘队伍，他们笔健如犁，辛勤耕耘，在各自的领域拓荒不止，开垦出一片片长满创意的新田地。

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是，像木犁一样，一头插进生活的沃土，贴近人生，贴近教育，贴近学术文化，更贴近广大读书人，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田园。

我们期望，当你翻开“木犁书系”的每一页，都能得到一犁泥土的芬芳。

阙国虬 黄旭

1999年

## “风雨文丛”献辞

献给您的是 12 位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耕耘“自己的园地”的著名学者的学术随笔自选集。他们从“五四”的历史氛围中走出来，把眼光投向远古的迷惘，又关注着眼下的变迁，从文学及于人生的诸多方面，自然有着深广的感慨和感悟。因其“学术”的因素，不免凝重和透辟；又因其取“随笔”的形式，自有着无拘无束的随意、轻灵以至于散淡。“散淡”也许是中国文人传统的一种极高境界，以悲悯之心，拥抱万千世界，乐山乐水，深入浅出，以“问”求“学”大而化之。

“五四”也许是 20 世纪留给中国人的最为丰厚的一笔遗产，因此，它也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说不尽的话题。我们将从辑在“风雨文丛”的 12 本书中听到他们的叩问和解读，也感受到他们的思索和困惑。其意义也许远不止于此。当我们跨入新世纪的门槛，回味着逝去的昨天，期待着明天的太阳，此时恰好听到了他们对历史的追问，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联想？

阙国虬

2000.5.10

# 目 录

1	自序
4	文学的“改良”与“革命”
9	李大钊和新文学运动
16	现代诗苑的第一枝春蕾
29	“五四”精神的号角
38	自然真挚的瓦釜之声
45	现代诗派的始作俑者
49	人的觉醒与文体的觉醒
54	“意在表现自己”的“背影”
60	“左联”时期文学鸟瞰
67	前驱者的战叫
75	走向民族化的艺术创造
81	中国现代散文世界的三座峰峦
95	朱自清的旧体诗创作
106	徐志摩的艺术世界

116	老舍的短篇小说
125	刘半农诗作随谈
140	《高老夫子》的讽刺艺术
148	《秋夜》的情怀
155	也谈鲁迅的《雪》
162	倔强的鬼魂 凄美的神灵
168	周作人散文二解
174	朱自清、俞平伯同题散文比较谈
180	魂断康桥
190	“闻诗”四读
200	爱与恨的心曲
209	《当铺前》漫笔
218	《微神》的神思
228	从《丈夫》管窥沈从文的艺术风格
241	《为奴隶的母亲》的思想与艺术

- 246 《蝴蝶》抒的是什么情？
- 249 《女神》命名之由来
- 252 朱自清生活与创作琐记
- 259 朱自清与鲁迅
- 262 朱自清文章中的S君和Y君
- 264 《异国情调》和《飘零闲笔》
- 267 “诗怪”的情怀
- 270 不要忘记邵洵美
- 273 蒋光慈生平史实的几个问题
- 281 蒋光慈的婚恋
- 296 蒋光慈的悲剧
- 299 怀胡山源先生
- 303 忆黎锦明先生
- 306 易学专家黄寿祺
- 309 难以忘怀的声音
- 312 人格与诗心的写照

318	陈旭麓先生在念中
322	施蛰存先生点滴
325	我与《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
330	谨防“捧杀”
333	千万别“滥”
336	多读 多想 多写

# 自序

经过仔细的筛选，终于编织了这一本不成样子的小册子。面对它不禁黯然，一来愧对自己，二来愧对亲朋，这是实话。

长期以来处在退缩与萎缩状态之中，自然无大作为。越是退缩则愈发萎缩，越是萎缩则愈发退缩，两者相反相成，恶性循环，自在情理之中。

多年从事现代文学教学工作，业余不免读些书，考虑一些问题。深感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宏观固然有问题，但微观研究也十分不够；有些人对具体作品比较漠视，对文本研究不很重视，大而化之，由是缺乏个人见解。在教学中，有这样体会，如果一个学生对指定的作品没有阅读，毫无己见，则只有听教师说了算，判别不

了是非，没有发言权。一个作家的形象是由他的文学创作塑造的，而文学史则是通过众多作家的劳动建成的。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在他对中国新文学文体之确定，短篇小说、散文诗、叙事散文、杂文、历史小说，哪个不是他以独特艺术特征予以确立，让后人仿效超越？他是新文学史的奠基人，如果文学史研究者对具体作家作品没有体悟，对鲁迅作品没有深入研讨，如何能写出一部出色的文学史书？窃以为多年来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史，原因可能很多，而其中主要者就在于对微观研究不够，遇到具体问题没有个人看法，只能人云亦云。因此，在较长时间内，我多结合教学从事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80年代初参与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的建设，想在这一角度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作些微薄的贡献。也写些文章，有对作家的综谈，有对史实的思考，有对个案的分析，其间有随想，有断思，有欣赏，有比较，有考证，想以微见广，以小现大。管窥蠡测，实在没有什么高见深论，很多仅是一得之见。

有的先生对微观和文本的探究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小儿科，我不同意这种态度，我十分赞同这样的主张，即“在宏观扫描的基础上对具体作品进行全面的、细致的梳理与品辨”，以便进一步“促进对作家的总体研究”。近年来许多学者十分重视这方面的研讨，“导读”、“解读”、“欣赏”等等，出了一部部专著，这是可喜的。其实鉴赏即是理解，若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没有理解，谈何鉴赏？理解几分，鉴赏几分，理解不同，鉴赏则有差别。有对作家作品的深刻理解，何愁没有出色的文学史书问世？谈到理解自是不易，这和研究者的学识、见识、胆识有关。

在这本小册子中有若干对师辈的回忆，这些小文章没有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成就的综述，也没有对他们的思想品格和情性的评论，仅是凭个人接触谈些一己的观感和体悟，说的都是实情，以示对他们的缅怀。

“细读与随想”顾名思义，所谓“细读”即仔细阅读，这能办到；所谓“随想”乃随时、随便、随意也。可见其中谬误在所难免，希读者指正。

在编辑这本小书过程中得到许多朋友和亲人的帮助，袁良骏教授和梁展博士曾给以关怀，陈鹰平、黄旭同志曾大力支持，辜也平教授从择选到编目出力最多，此外还得到胡建军博士和严肃庄教授的帮忙，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 文学的“改良”与“革命”

### 一 怎样评价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二卷五期上，这是胡适公开鼓吹白话文的第一篇文章。在文章里，胡适从改革文学的愿望出发，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关于文学革新的“八事”主张，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这在当时具有进步的作用。首先，“八事”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封建文学的弊害。文章明确提出了反对封建文人的“文以载道”的主张，指出“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

于言之套物”，针锋相对地强调文学要有“情与思”，要有“见地，识力，理想”。他反对“无病之呻吟”，就是把矛头直指充斥封建文学中的悲观失望的“暮气”，即“不思奋发有为，服务报国”，但知“痛哭流涕”，“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认为这都是“亡国之哀音”，将使读者“短其志气”。至于主张“去滥调套语”，反对“用典”、“对仗”等等，都是针对封建文学形式主义之病症。正如钱玄同说的，他的指责“实足祛千年文学之积弊”。其次，《文学改良刍议》宣扬“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发展观念，反对摹仿，主张创造，以为“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凡摹仿因袭古人之作，“皆为文学下乘”，要人们“不作古人的诗，惟作自己的诗”。再次，《文学改良刍议》崇奉写实主义，推崇白话文学，提出应以“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为文学正宗”，认为“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才算是“真正文学”。总之，胡适是反对旧文学，要求用现代白话来进行创作，建设一种有思想感情的能反映今日中国的新文学。应该说，他的这篇文章相当明确地揭出了旧文学的“大病”，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在当时封建文学统治整个文坛的情况下，这些意见是有积极作用的，基本上符合了新文化运动的要求。

正由于此，文学改良之刍议才获得了当时进步文化人士的支持。陈独秀目胡适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文学革命论》），说这篇文章是“今日中国文学界之雷音”（《通讯》）。钱玄同说它“陈义精美”（《寄陈独秀》），刘半农则对文章“所指旧文学种种弊端，绝端表示同意”（《我之文学改良观》）。其社会影响是巨大的。

但《文学改良刍议》也有其历史局限。首先，胡适的“八事”主张虽触及到思想内容，但从总体上他是强调形式革新的，这和他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看来，“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逼上梁山》），把文学革命局限在语言文字和文学体裁的改革上。这种形式主义、改良主义观点愈到后来就愈明显（主要表现在1917年5月发表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和1918年4月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两文中）。其次则是态度不够坚决，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软弱性。胡适这种观点和态度，和当时文化统一战线中其他的成员显然存在着分歧，这就导致以后的分裂。

## 二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历史功绩

《文学革命论》发表于1917年2月《新青年》杂志二卷六号。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一方面声援支持胡适的意见，另一方面则鲜明地高举革命大旗，以“文学革命”的口号来替代胡适的“文学改良”口号，纠正形式主义的偏向，使新文学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陈独秀文章提出了“三大主义”主张，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的“三大主义”显然比胡适的“八事”积极，它更鲜明地概括了文学革命的基本要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不仅反对了封建文学在语言形式方面“雕琢”、“铺张”、“艰涩”等弊病，更主要的是主张内容方面的革命。

他明确反对“师古”、“载道”，指出“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之所以要打倒，就因为它们“失独立自主尊之气象”，“失抒情与写实之旨”，“有肉无骨，有形无神”，“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由此可见他主要是反对封建文学脱离现实人生之缺点，而主张建设一支具有平易、抒情、新鲜、真诚、明了、通俗之特点的新文学大军，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文学革命运动的精神。显然，陈独秀是把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看的，他认定贵族文学、山林文学与古典文学的腐朽内容是和“阿谀夸张虚伪迂腐之国民性，互为因果”。所以主张“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之文学”。很清楚，他是把文学革命当做思想启蒙运动，要扫除“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之“垢污”，通过文学革命来达到新思想、新政治、新社会之目的。此外，陈独秀反封建的态度比胡适勇敢而坚决，他公开声称“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革命旗帜，而且“不允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同时笔锋锐利，批判尖刻，历数“桐城派”、“西江派”以及“十八妖魔”的种种弊病，公开和他们宣战。如文中所说，他是“拖四十二生大炮”，勇猛地为文学革命充当“前驱”。可以说，新文学运动一开始之所以具有那样的革命气势，是和他这种鲜明的主张和坚决的态度分不开的。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虽然是新文学运动中最重要的文章，但也有局限性。主要是立论不够坚实，比较抽象，缺乏更具体的内容，对古代文学遗产也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有一概排斥之嫌，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也不辩证。